

女生宿舍关系会僵硬到什么程度？

那时候我刚做完手术，躺在宿舍，难受的快要死掉，我的室友正在打电话，语笑嫣然，电话的那头，是我死去孩子的父亲。

她是专门打给我听的.....

1

大三那年，我打了胎。在校外租了一个房子，静养身体。

每天仍然会去上课，但听不进去多少，一闭上眼睛，就是那个不成形的胎儿。

医生安慰我，说这个阶段，还算不上一个生命。

我不知道是真是假。但，就是感觉。

我抛弃了自己的孩子。

孩子的父亲，是我的学长。自从他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后，他就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路人。

手术后，要怎么护理，没有人能教我。

我从网上下了一些食谱，还约了心理医生的线上咨询。可，没什么用，整夜整夜的失眠，一闭上眼，就感觉有一双小孩的眼睛，在黑暗中，窥视着我。

不恐惧，是，自责和无力。

有天深夜，凌晨2点。我下腹剧痛，挣扎着起身，想去医院做一下检查。

下楼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中年大叔，在喂流浪猫。

他是我的隔壁邻居。

我想向他寻求帮助，却，看到了匪夷所思的一幕。

那只野猫，吃着他喂的东西，摇晃了一下四肢，倒在了地上。

在他的脚边，有一口麻袋。

里面，好几只昏死的猫。

我犹豫了一下，没有说话。强忍着下腹的剧痛，蹒跚地离开了那里。

我在医院躺了一整晚。

子宫收缩不良，有积血，好在没有什么大碍，吃了些药，好了很多。

天光大亮，我拿着医院开的药，回了小区。

经过一个角落得时候，发现，聚集了一些人。

有小孩在尖叫，母亲遮住了小孩的眼睛。

上班时间，聚集的人不多，我望了一眼。

是一个麻布袋子，在渗血。

一个保安，用树枝拨开了麻袋的口子。

那里面，都是猫的碎块，不成形状，一团团血肉模糊。

2

我想，我是发现了隔壁大叔，不可告人的癖好。

不过，我实在没有力气去想这些事了。

回到家里，躺在床上，几乎立刻昏睡过去。

只是，那时我还不知道，虐杀野猫，只是他在练手。

他真正要虐杀的，是人。

是女人。

3

说起来，我刚搬过来的时候，就注意到了这个大叔。

四十岁上下，一身孔武的肌肉。

平日里戴着一副墨镜，出门上下楼，手里拿着一根金属棍子，在地上敲击，辨别障碍物。

他是一个盲人，一个，奇怪的盲人。

即便拿着导盲棍，他的走路速度，比正常人都要快。

我后来才想明白——他应该是在这栋楼里生活很久了，脑袋里，有这里的整个地形图。

不过，真正让我感到恐怖的，是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。

4

我醒来，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了。

疲惫的起床，出门上课，正准备下楼。

楼道里，有一个小孩，手里抓着一个石头，在四下张望着什么。

「啪嗒」。

开门的声音。

盲人大叔打开了家门，导盲棍敲击着地面，拎着垃圾出门。

那小孩满脸的愤怒，竭尽全力，竟将石头向他扔去！

坚硬的石头，飞向他的头。

这一下，哪怕是成年人，恐怕也要头破血流。我刚要出声提醒。

却惊愕地看到，他，躲开了！

我几乎以为自己眼花了，可真真切切地看到，他猛地侧了一下头，石头砸在他身后的铁门上，「嘭！」一声，嗡嗡作响，铁皮凹进去一大块。

那小孩也完全呆住了。

紧接着，我看见了超乎想象的一幕。

他侧了一下自己的耳朵，好像在分辨什么声音。

那个小孩，慌张地跑了起来，想要逃。

下一秒，盲人大叔，如同一只无声野兽，猛地冲刺。

速度之快，我几乎看不清他的动作。

他冲到了小孩的身后，那小孩很胖，却被他一只手，轻易地捞了起来。

那小孩因为惯性，还在半空中摇晃了好几下。

他浑身的肌肉，粗壮得恐怖。

「放开我！你杀了我的猫！你不得好死！」小孩挣扎大骂着。

他抓着小孩的衣领，吊在半空。听着骂声，脸色更加阴沉，竟慢慢将那小孩高高举起，小孩被衣领勒住了脖子，因为窒息，发不出任何声音。

他面前，就是楼道的窗户。小孩的半个身子，已经悬空在了窗外。

这里，是五楼。

只要他一松手，小孩恐怕直接就会摔到楼下！

「喂……」我忍不住出声制止。

他愣了一下，这才收回胳膊，放下了小孩。

小孩不断咳嗽，他拍了拍小孩的头。

「再敢调皮，我告诉你爸妈了。」

小孩回过神来，恐惧地看了他一眼，慌不择路地跑了。

楼道里，只剩下我和这个盲人大叔。

夏日的蝉鸣，喧嚣震天。

5

「你……不是盲人？」我迟疑着，问他。

他沉默了一会，摘下了自己的墨镜。

展现在我眼前的，是大面积的淡红色眼白。以及，病变萎缩的晶状体。

像破碎的玻璃球。

我听说过这种病变。基本，是全盲的。

我说了声抱歉，转身也准备下楼。

「猫，会遗弃自己的幼崽。」突然，他说。

我回过头，他仍然站在那，地上，是他打翻的垃圾袋。

里面，有一些带血的猫毛。

「不是每一只猫.....都这样吧？」

「遗弃过幼崽的，身上会有特别的味道。」他奇怪地笑了一下。

没头没尾的话，让我有些不安。

6

我下了楼，那个小孩早已经跑没影了。

盛夏炎热，我后知后觉地想起一件事，脊背发凉。

他熟悉楼里每一个角落。

他把小孩举到窗外，是真的打算把他扔下去。

我看到的，是他杀人未遂的场面。

7

110。

课间的间隙，我在走廊上，拨出了报警电话。

突然，被人撞了一下。手机摔了出去，发出重重一响。

几个女生，说笑着走远。

她们，是我的舍友。

其中的一个女生，就是和孩子父亲，睡到一起的女人。

她们听见了动静，却不回头看一眼。是无心还是故意，我想已经不需要去追问了。

「啊！」

突然那个女生，痛叫了一声。

一个头发乱糟糟的男生，眯着没睡醒的眼睛，用力撞上了她的肩膀。

她揉着胳膊，愤恨地看了男生一眼。

「抱歉啊。」他说：「我走路不长眼。」

她想骂人的话咽回了肚子里。

8

男生把手机还给我，我打开看了一下，屏幕有些失灵，还能用。

「我在小区看到你了。」他插着口袋，漫不经心。

他叫陆羽，我的同班同学。很少来上课，独来独往的一个人。

我们的交集，是学期末，他会找我划重点。

他自顾说着话，我这才知道，他也住在那个小区。

而且，从大一一开始就住那了。

「医生说，我这里有点问题，躁郁症什么的。」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，「只能搬出去住了。」

「你呢？」他问我。

我没法回答。

他识趣，没有追问。胳膊趴在栏杆上，沉默地望着外面。

「回不去宿舍的话，早点搬家吧。」冷不丁地，他对我讲。

「什么？」我一愣。

「你隔壁的那个盲人，我遇见过几次，身上的味道很怪。」

「我应该说病人的直觉吧，他这里.....」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，
「问题比我严重得多。」

「你一个人住，要小心点。」

9

那天傍晚，我回到了家。

开门的时候，意外看到，隔壁的门开着，里面空空荡荡。

那个盲人不见了。

有邻居在议论。

打听了一圈，才知道，白天的时候，那小孩的父母上门找他算账。

可他家的大门洞开，不见人影。

已经，失踪一整天了。

我回到家里。

我猜测，他可能是躲着那对父母。也可能，是搬走了。

不论如何，以后不用再见到这个盲人，心里，安定了不少。

外面的风很大，我收拾着阳台上的衣服。

一户人家的挡雨棚，被吹得震震作响。

暴雨夜要来了。

10

我记着陆羽说过的话，反锁了客厅的门。

那天晚上，大概是这段时间的休息都不好，我睡得特别的死。

雷雨即将到来，空气闷热，气压很低。

深夜里，我再一次被下腹的剧痛疼醒，脑袋昏沉，浑身无力。

我挣扎着翻身，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。

一片漆黑。

忽然之间，我听见了丁零当啷的响声。

我转过头，是客厅的一个保温杯。掉到了地上，滚到了卧室门前。

银色的保温杯，折射着深夜的月光。

借着月光，我看到了我这辈子，最恐怖的一幕。

一只手，探到门边，捡起了那个保温杯。

11

那只手，捡起了保温杯，而后收回，消失在门边。

死寂黑暗的客厅里，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。

以及，保温杯，被放回桌上的动静。

我浑身汗毛炸起。

有人，在我的家里。

一个，不说话的人。

12

是谁？！

不管是谁，我大脑里疯狂闪烁着一个念头：我现在，很危险！

我小心地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声音，拿起手机，想要报警。

可是拿起来才发现，大概是因为下午摔过，怎么点，都打不开屏幕。

突然，卧室，整个的亮了一下。

积压了一整天的雷雨云，此刻，暴怒地闪起了巨雷。

雷声隆隆作响。

我瞬间明白，自己要做什么了。

借着雷声，遮盖自己的动静，用最快速度，反锁上卧室的门！

至少，那个人破门的时间，足够我向窗外大喊求救！

一定要快！

13

下床，垫步疾走，手，即将够到那扇门。

心脏狂跳。

那个时候，我发现，我偏偏忘记了一件事。

雷声，同时遮盖住的，还有那个人的脚步声。

一道闪电在窗外划过。

照亮了整个卧室。

我看见一个苍白的人，就站在门口。

是他。

那个住我隔壁的盲人。

13

想要关门，已经来不及了。

他已然踏进了门内，就在我的面前。

他一只手摸着墙，沿墙行走。另一只手里，抓着一柄剜肉刀。
那上面，还有一小排放血槽。

我连呼吸都要停住，巨大的恐惧，让我彻底呆在了那里。

雷声小了下去。

他侧了一下耳朵，耳朵，朝向卧室内的空间。

他无声地前行着。

我不敢发出任何声音，最小的幅度，侧过身，极慢地侧开了身子。

后背被汗水打湿，轻轻靠在了墙上。

他，和我错身而过。

我根本不敢呼吸，生怕发出任何声音。

他悄无声息地走向了床，来到了床头。

我是这个时候，才注意到了奇怪的地方。

他，停顿了一下，抬起脚，跨过了地上的小垃圾桶。

很奇怪，他明明是一个盲人。

为什么.....他会知道我家的地形？

而且，我明明锁死了门，他是怎么进来的.....

忽然间，我想起了邻居们议论，他失踪了一整天。

一瞬间，脊背发凉。

他不是失踪。

他是藏在我的家里。

我睁大了眼睛，惊恐地看着他的身影。

他高高举起了那把剜肉刀，胳膊上的肌肉，青筋诡异地爆起。

剧烈地撞击声。

那是我刚才躺着的位置。那把刀，用力地插了下去。

连地板都似乎震动了一下。

那一刀，空了。

他疑惑地抬起头，侧着耳朵。

他在聆听。

我靠着墙，黑夜里，不敢有任何动作。

脑袋里，清楚记得，那小孩逃了没两步，他循着声音瞬间扑上去，有如恶虎。

如果发出声音，我就死定了。

15

多久了？时间一分一秒的流走。黑暗的卧室里，死一般的寂静。

他的手在床上摸索了一会，直起了身子。

突然，他将刀尖，轻轻怼在了墙上。

他，开始沿着墙移动。

他，在找我。

16

我止不住的双腿发软，我知道，这种时候必须冷静。

可是恐惧战胜了一切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

窗外，突然巨大的白光闪过。

又是一个巨雷，轰然炸响。

这雷声使我清醒了些许，脑中，像猛地抓住了一个救命稻草。

声音！

只要听不见，他终究是一个瞎子！

雷声还在隆隆作响。

我没有犹豫，立刻挪动身子，垫着脚尖，退出了卧室。

他的刀尖，划过了我刚才靠着的墙。

雷声已经远去了，我浑身冒着冷汗，停在了那里。

很幸运，今晚是雷雨夜。

17

雷声彻底小了下去，消失不见。

离客厅，还有一个过道的距离。

我知道，只要再等一个雷。借着雷声的掩护，我就能逃出去。

我要逃出去！

可是.....他也停住了。

他的手，摸了一下墙面。

那上面，有我粘上去的汗液。

我的双腿，止不住打颤。

豆大汗液，从额上划过。

我全然没有知觉，只听见它坠在地上。

在这个死寂的夜晚，清脆的摔碎。

一瞬间，我的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。

「跑！」

18

我赤脚踩在地面上，疯狂冲向客厅。

下腹的剧痛，仿佛消失了。

我知道，这是我的求生本能在起作用。

每一个器官，每一块肌肉，都在为了让我能活下去而疯狂运转。

有声音在逼近。

我近乎本能地侧了一下身子。

刀从背后刺来，擦破了我的衣服。

我失去平衡，摔倒在地上，翻滚出去。

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肚子，没有伤口，只是擦破了衣服。

他再次朝我扑了过来。

我没有喘息的时间，慌乱地爬起。

就在眼前，大门就在眼前！

我不顾一切地大喊着，有小偷！

同时朝门冲去。

像是狂风卷来。

我的手刚够到门把手。就感觉一股巨大的力量，钳住了我的咽喉。

咽喉被用力掐着，再发不出任何声音。

窒息感。

意识逐渐模糊。

我被往后拖拽着，无力地看着，门把手离我越来越远。

19

我从昏厥中苏醒，黑暗之中，他的背影么。

这里.....

是我家的卫生间。

我的四肢，都被捆着。上下颚之间，勒着一圈布条，勒得很深。口腔里，有血腥味。

细碎的声响。

我慢慢适应了在黑暗中的视觉。

那个盲人，在地上，铺着一层塑料布。

我在电影里看到过，那样，方便处理血迹。

我惊恐地挣扎着，口腔被勒着，只能发出呜呜的含糊声。

他听见我醒了。凑了过来，他低着头，轻轻闻着什么。

「我见你的第一天，就闻到了这个味道。」他说。

什么？

「是你的错。」他呢喃着。

「你有遗弃过幼崽的味道。」

我拼命地摇着头，想要后退，却动弹不得。

他手里的刀，对准了我的肚子，隔着衣服，那尖锐的刺痛感袭来。

「你只是一只猫，你不是人。」

「你只是一只大一点的猫.....」

救命.....

救救我.....

我无力地哭泣着。

客厅里，突然传来了几声敲门。

20

「在不在家啊。」

漫不经心的声音，是陆羽。

那个盲人，像雕塑一般，陷入了绝对的寂静。

我的瞳孔微缩。

我知道，想要活下去，这是唯一的机会了。

我疯狂地挣扎起来，任何动静，让陆羽听见任何动静都可以！

然而，那个盲人一把按住了我的身体。

我微弱的挣扎，含糊的哭声，隔着门，弱不可闻。

终于，我挣扎着，感觉后腰，靠在了马桶上。

找到了一个发力点。

我用尽全身的力气，狠狠地顶了一下他，撞在他的小腿上。

他失去平衡，摇晃地朝洗手台跌去。

可一道剧烈的强光。

让我彻底绝望了。

一个巨雷，响彻天际。

他撞在洗手台上，洗手台上的化妆品掉落。

发出的那些动静，被轰鸣的雷声掩盖得彻彻底底。

21

雷声隆隆远去。

客厅外，已经没有陆羽的声音了。

盲人支起身子。

我看见他脸上，有诡异的笑容。

没有人可以来救我了。

22

「嘭！」

突然，客厅外，砸门的声音。

是陆羽在用脚踹门，带着怒意。

躁郁症。

我从没有如此喜欢这个病过。

踹门的声音还在继续。

那个盲人，没有说话。他沉默地站了起来，将手放在墙上，沿着墙走了出去。

他往客厅的方向去了，带着刀。

23

陆羽。

我和他的交集不多，除了，每个学期末的划重点。

我听过他的传闻，是他揍过舍友。因为那个舍友编排了某个女生的黄段子，他不由分说，打断了那个舍友的鼻子。

那个女生，是不是我。传闻久远，记不清了。

但我不希望他有事。

我挣扎着，在地上挪动着自己的身子。

喘息着，终于将头探出了门。

一双沾了雨水的鞋子，停在了我面前。

抬起头，是陆羽。

24

陆羽的身上，没有打斗的痕迹。

他的脸上，只有震惊与茫然。

不对.....既然是那个盲人给他开的门，为什么，那个盲人却失去了踪影。

我看向前方，毛骨悚然。

客厅里，敞开的大门，渐渐合上。

露出了那个盲人一直藏在门后的身影。

他是故意放陆羽进来的。

我拼命挣扎，示意陆羽。

他瞬间反应了过来，一个转身。

那盲人已经冲了过来，刀口猛地刺向他的腹部。

25

刀口离陆羽的腹部，不到几厘米。

盲人的手，被陆羽紧紧攥着。

我能听见两个人的肌肉，因为绷紧而颤抖的声音。

突然，陆羽仰起了头，随后，重重地撞向盲人的鼻梁。

那一击重击，终于让盲人脱手。

刀掉在地上，清脆作响。

陆羽没有停留，一把将盲人拽向自己，盲人的下腹，正中他的膝盖。

陆羽满脸暴戾，像发狂的野兽。一连几下膝撞，每一下都是一声闷响。

可忽然间，那盲人伸出了手，抓住了陆羽的脖子。

陆羽失去平衡，被盲人的蛮力一推，脑袋重重撞在了墙上。

陆羽摇晃了一下身子，勉强站定。却又瞬间被抓住脑袋，接连撞击。

26

很多血，溅到眼前的地板。

我疯狂地扭动着身体，终于，手指，够到了那把掉在地上的刀。

刀口对准绳子，艰难摩擦。

好几次，刀尖擦破皮肤，尖锐的疼痛。

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！

忽然，我感觉整个手腕一松。

用力一扯，挣开了手上的绳子。

我坐起来，用力割开脚腕上的绳索。踉跄地站起来，想要去帮忙。

抬起头，却只看见陆羽的身体，失去意识，疲软地倒在了地上。

那个盲人，一身的血，站在那里。

他侧着耳朵。

我踉跄站起来的声音，他听见了。

他知道我在哪。

我握紧了手里的刀。

27

忽然间，他猛地冲了上来。

我心脏几乎狂跳至爆炸，手里的刀，猛地向前刺去。

他没有躲。

我看见他抬起了一只胳膊，锐利的刀刃，在惯性下直接没入他的手臂。

我感觉像是被一辆车迎面撞了一下，整个人摔了出去，翻滚在地上。

耳朵嗡嗡作响。

我艰难地抬起头，他拔出了手臂上的刀，滴淌着胳膊上的血流，朝我走来。

不远处，陆羽倒在地上，脑袋下涌着血，杳无声息。

我绝望地看着那个盲人，越走越近。

完了。

28

「妈妈，你后悔吗？」突然，他说。

什么？

一道巨大的闪电，在天空中炸开。

像是彻底炸开了摇摇欲坠的积云，狂怒的暴雨轰鸣坠落。

楼下的遮雨棚，被暴雨砸得作响。

那个盲人，明显地愣了一下。

几乎是同一时间，我的心脏也暴跳了起来。

雨声。

来了！

29

他抓着刀，朝我狂扑过来。

我用尽力气起身，翻滚着躲开。

刀口用力刺下，却只是磕在了地上，崩了一个缺口。

他没有迟疑，立刻拿着刀，横扫挥舞着。

然而，刀刃划过的，只有空气而已。

我大汗淋漓，借着雨声，早已经躲开了。

暴雨还在倾泻。

我赤足，垫着脚尖，退出了过道，来到了客厅。

30

那个盲人，侧着耳朵。

暴雨倾泻而下，只有无穷的噪音。

他用力地拍了拍自己的耳畔，却只是徒劳的。

他什么都听不见了。

没有了声音，他就只是一个瞎子。

31

我望了眼大门，离我不到两步的距离。

现在，冲出去，敲开每一户人家的门，叫醒每一个熟睡中的人。

他就彻底完蛋了。

32

我的手够到了门把手。

「妈妈。」

突然，他说。

「我数三声。」他说。

他跪在地上，抓着陆羽的头，刀口对准了陆羽的脖子。

他侧着耳朵，聆听着。

「让我听见你的声音。」

刀尖扎进陆羽脖颈的皮肤，渗出了血。陆羽昏迷着，一根手指，微弱地跳动了一下。

「一。」

「二。」

.....

33

「我在这。」我说。

他笑了起来。

「声音大一点。」

「我在这！」

他侧着耳朵，辨认了一下我的方位。

「离门远一点。」

「好。」

我答应着他，用力踏了几步。

「你只是在原地踏步。」

他变警惕了。

现在这个距离，我完全可以打开门冲出去。

可是，陆羽.....

他手里的刀又进入了一点陆羽的皮肤。

我咬了咬牙，后退了几步。

暴雨还在宣泄，狂躁的噪音，充斥着室内。

「穿上鞋子。」

「什么？」

「穿上鞋子，玄关附近，高跟鞋。」

我明白过来，他要确保，能听见我的脚步声。

我没有办法，只能弯腰捡起鞋子，穿上了。又在地上，走了几步，给他听。

「我离门很远了，放了他。」

「不够。」他说，「桌子。」

「什么？」

「把客厅的桌子，推到门口。」

「好.....」

我依照他的指示，推着那张桌子，吱呀作响，挡住了门。

现在，唯一的出口，被堵上了。

我唯一能祈祷的，只有这嘈杂的动静，能够惊醒楼下的住户。

34

他直起了身子，踉跄了一下。皱了皱眉，捂了一下下腹。

我看见他嘴角渗出了一些血，被他吞咽了回去。

大概是之前陆羽的几个膝撞，撞中了他的脏器。

「如果你呼救，他活不了。」他说。

他抓着陆羽的一只手，在地上拖拽，朝我走来。

他很谨慎。

受伤的脏器，还要拖拽成年人的身体，这让他走得很慢。

大概是他料定，我已经彻底无计可施了。

我看了眼陆羽。

他脸色惨白，被拖拽着，在地上，拖出了长长的血迹。

我的指甲，掐着手心的肉。逼迫自己冷静。

大脑拼命地运转着。

我要活下去。

我要带着陆羽，一起逃出去。

35

「妈妈。」那个盲人的声音。

「为什么要遗弃我？」

我愣了一下。

他一直在说这些诡异的话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

他质问着，拖拽着陆羽，朝我走来。

「为什么要用烟头插我的眼睛。」

「为什么从不回来看我。」

渐渐地，我明白了。

他，曾经是被母亲抛弃的孩子。

「对不起.....」

「我不要听你说对不起，我要听你的惨叫。妈妈。」

剧烈的强光闪过，雷鸣划破天际。

他不知道。

我在等的，就是这道雷！

36

那双高跟鞋，我没有完全穿进去，早已经被我在原地悄悄脱下。

雷鸣炸响。

我用力地蹬向地面，朝他，狂冲了过去。

雷声掩盖了所有声音。

他感觉到了迎面的风，下意识地想抬起胳膊，但是太迟了。

「咚！」

我手里，抓着那个保温杯。

几乎是全身的力气，重重砸在他下腹的位置。

那里，是他受伤的脏器。

他被我的惯性带倒，重重跌倒。

我也失去平衡，一个膝盖磕在地面，痛入骨髓。

他挣扎着想起身，我扑了上去，抓着保温杯，对准了他下腹的位置，再次用力地砸下；

黑暗中，仿佛有一双小孩的眼睛，在窥视着我。

很奇怪，这个时候，我想起的是陆羽。

【下午，坏掉的手机。】

【他说：你一个人住，要小心一点。】

保温杯举起，重重落下。

一下，两下；

【下午的走廊上，陆羽转身要走，突然回过头。】

【他说：你别胡思乱想，就不会失眠了。】

【你怎么知道……】

【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，笑了笑：病人的直觉。】

最后一下，连地板似乎都在震动。

保温杯脱手，摔飞了出去；

【走廊外，积云卷动。陆羽漫不经心，插着口袋。】

【我低着声音，告诉他，我闭上眼睛，黑暗中，就有一双小孩的眼睛，窥视着我。】

【那视线将我心口刺穿。】

【安啦。他沉默了很久，这样说：孩子看到你自责，就不怪你了。】

雷雨夜的家里。

我彻底脱力，摇晃着身体，险些倒下去。

身下的盲人，没有了动静，嘴角渗出大口大口的血。

那一双病变的眼睛，大概从很多年前开始，就失了神。

37

我浑身疲软，无力地喘息着。

「啪。」

忽然之间，我的手腕，被抓住了。

那个盲人，抓着我的手腕。

我想挣开，可已经使不出任何力气。

被他一拽，倒在了他的身上。

脖子，感觉被一只大手握住了。

但他和我一样，已经没有了力气。那只手，仅仅只是将我的脖子勒痛而已。

许久，他松开了手。

他软弱的手指，不甘心地抬起，触碰了一下我的眼眶。

很潮湿。

我听见他用微弱的声音，询问我。

「妈妈.....是你的汗，还是你哭了。」

「是泪。」我没有否认。

他慢慢垂下了手，整幅身体，疲软地摊在地上。

「谢谢你。」他说。

38

.....

我在陆羽的口袋里，找到了他的手机，报了警。

警察上门的时候，暴雨已经小了很多。

陆羽被送上了救护车，他还活着，只不过，脑部受了重创，一时半会醒不了。

我被带回了警局，做了很多轮的笔录。

那个盲人，脏器严重破裂，一夜的手术，保住了命。还有很多事情和罪名在等待着他。

几天后，那个给我做笔录的警察，告诉了我调查的结果。

那个盲人，很小的时候，眼睛是健康的。

他的妈妈，在他很小的时候，跟一个商人走了。

他一直追出去，哭闹不停。

他的妈妈，一狠心，把他锁在了以前的家里。用点燃的烟头，灼瞎了他。

那个女人，空有一身皮囊，文化水平不高。

她只是觉得，这样一来，这个孩子就再也无法缠着他了。

她确实做到了，后来这个孩子活了下来，长大，试图找过她，可根本找不到她的踪迹。

大概就是这个原因，长大后，他开始仇视，所有遗弃过孩子的女人。

还有一件事，是给我做笔录的警察，告诉我的。

他给邻居们也做了笔录。

那天的雷雨夜，有几户人家，不同程度上，听见了我家传来的动静。

但是暴雨砸向遮雨棚，掩盖了后续的声音，以至于，他们不太在意。

也就是说，那个晚上，如果没有反抗，我是根本等不到救援的。

如果没有反抗，我是活不下来的。

39

几周后，我接到了陆羽的电话。

他醒来了，只是，身受重伤，一个月内，下不了病床。不过，我也好不到哪里，打了绷带，身上带伤。

我们询问着对方的状况。

「你那天，怎么会突然来我家的？」冷不丁地，我问。

「因为我发病，睡不着，想找一个人说话。」

怪不得，他总要和我说病人间的直觉。

「那后来，你开始踹门……」

「躁郁症的一个症状，就是容易产生幻想。」

「什么样的幻想？」

「幻想你有危险。」我听见他在电话那头，自嘲地笑了笑，「我走进门，看见你被困在那的时候，还以为我仍然在幻想里。」

「好好治一治你的病吧。」

我在走廊上，和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。

被暴雨洗刷过的栏杆，比以前干净了很多。

我突然感觉，有熟悉的脚步声，转过了身。

是我的那位舍友，以及那个和她睡到一起的男人。

他们牵着手，男人被我转身撞到，吃痛地揉着胳膊。

他的神色有些慌张，也像是不知道，为什么我突然有了这么大的力气。

「抱歉啊，我走路不长眼睛。」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「现在，以后，都是。」

我打着电话走远，和陆羽约好，下课后，去看他。

—end

彩蛋：雷雨夜前与后

1

有一件事，是我到医院后告诉陆羽的。

我搬出去住的另一个原因。

「是被排挤对吧。」

我还没开口，陆羽就替我说出了答案。

他吃着我削的苹果，躺在病床上，像个小少爷。不过，是打满绷带的那种。

「你怎么又知道了。」

「操，你一个宿舍，就你独来独往，我瞎么？」

2

那是雷雨夜来临前的事了。

那时候我刚打完胎，没有告诉任何人。躺在宿舍，难受得快要死掉。肉体，心里，都是。

那个舍友，打着电话，语笑嫣然，电话的那头，是我死去孩子的父亲。

她是专门打给我听的。

她想把我赶出去，我知道。

你说原因？大概是我从来不敢反抗吧。

欺负人这种事，是会上瘾的。

那段时间，她的手段变本加厉。深夜里，我从楼层的公厕回来，发现宿舍的门从里面锁上了，一个人，只能在楼下的长凳，坐到天明；

还有抽屉里，突然出现的蜥蜴尸体；

保温杯里，喝完的热水，杯底有蜥蜴的断肢。呕吐之后，打从心底的恐惧。

.....

我搬了出去，说是为了静养，其实是为了躲避。

骨子里怯懦的人，只想得到躲避。

3

直到，雷雨夜。

那个晚上，暴雨一直在下。

我的家里，地上，墙上，到处都是血迹。

陆羽昏迷在地上，那个盲人也不知生死。唯独我还醒着。

离警察上门还有一段时间，我坐在地上，劫后余生，喘息着看着他俩。

后来，我听见了一个声音，从卧室传来的。

回到卧室，在床上，摔坏的手机，屏幕亮着。

它终于开机，紊乱的显像，但还是能看清上面的画面。

有一则消息，几个小时前，来自我的那位舍友。

她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，发布了她的恩爱照片。

文案是：「他说他终于遇见了对的人。」

还有一个偷笑的表情。

艾特了一些人，其中，包括我。

我想，她是希望再一次伤害到我吧，想让我受伤，想让我自卑，想让我痛苦。

只是，在那个晚上，我站在血迹遍地的家里。

看着那充满心计的话，想着她背后的逻辑。

内心，很平静。

第一次觉得，挺幼稚可笑的。

5

我给陆羽削着苹果，他听着我的诉说。

「对了，你那个房子，不能住了吧。」他说。

「嗯，我打算搬回宿舍去。」

探望的时间到了，我放下削好的苹果，和陆羽道别离开。

「喂。」他突然叫住我，「去我家住吧。」

我一愣。

是在担心我么？

「没事了。」我笑了笑，「现在，到她们怕我了。」

「我会去找那个男的聊一聊.....嗯，在我狂躁症发作的时候.....」他絮絮叨叨地说着，「但是呢，人吧，总是得在快乐的环境里呆着.....」

「您一个躁郁症患者，就别指导我快乐了吧？」

我拎起了包要走。他的视线，始终盯着我。

我叹了口气。

「.....你家的钥匙在哪？」

「门口，消防柜，最下面的夹缝里。」

「要我住多久？」

「不知道，可能会很久吧。」陆羽说，「等我出院，我会照顾你的。」

—end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